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五百篇

咸曰矜其未至而誘之自非聖人則孰能與於世故五百之義次之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

咸曰靈萬靈也言天有泰否聖有出

沒皆不常然故聖人之出沒繼天道之冠乎否泰所以測濟萬靈者也。祕曰神靈

群倫經諸範

也範模也。咸曰倫品也。範猶制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群品經緯

以制度而為天下利。祕曰至聖之著存乎軌範。光曰聖人以聰明深美之德繼成上

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羣類立之法度以為萬世之常道謨五百麟鳳
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
一天之獨久能存其道則墻奧可量哉○光
日明聖人之道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孟軻史遷皆有
此言○祕曰趙

岐言五百歲聖人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光
出天道之常也

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光曰湯孔子數百

歲而生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

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
可知也○祕曰堯舜禹

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
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三聖
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
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
湯興周有國五百七

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

諸身乎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
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藏合五行動

如風雷言成文章也○咸曰夫天地之道或

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闕

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出或亡而

絕出則萬物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
是故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
不常絕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
之化遂為之言爾註以別為一義且云首擬
天腹擬地以形體解之甚失揚旨矣夫人之

意堂刊

有血氣形體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于肢藏
 各有所法雖庸愚者皆然豈獨聖人哉學者
 宜辨之。祕曰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參乎
 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
 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
 不覆燾皆言聖人之道也。光曰言德與天
 地參者則為聖人。或問聖人有誦乎。咸曰問
 無疏數之期也。身之事。光曰有曰焉誦乎。咸曰焉安也。曰
 曰誦與屈同。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祕曰南子衛靈公
 欲見於陽虎所不欲敬也。祕曰陽虎陽貨為
 也。政孔子本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誦如何。曰
 不欲敬也。

孔子見其本不欲見者欲使靈公行治道也
 敬其本不欲敬者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是欲誦身以行道語曰子見或曰衛靈公
 南子又曰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問陳則何以不誦。祕曰不誦謂不順從靈公
 而對以俎豆之事。光曰
 陳直曰誦身將以信道也。如誦道而信身雖
 刃切

天下不可為也。仲尼之敬陽虎楊子之臣王

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旨。咸曰信讀如屈
 伸之伸言見南子陽虎是身也。雖誦之可矣
 於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誦之可乎。雖得
 天下不當為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
 誦則誦可以伸則伸楊子之於事莽亦斯之
 謂乎。光曰信與伸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

可為誦道伸身之事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

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

殖歟聖人以行道為務凡人以祿殖豐多也昔者齊魯

有大臣史失其名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

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

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

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

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曰叔孫通為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

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

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

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汗我通笑曰若

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遷固二史皆曰魯有兩

生而揚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光曰先

宿儒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咸

開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祕曰若以二

生為是則仲尼欲行教於諸侯非歟開說

其君臣之義跡跡述其禮儀之制○光曰或

難揚子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為是

則仲尼之歷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欲行

制素法也○祕曰欲行如委已而從人雖有

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咸曰規矩準繩猶制

度也言委已而從人

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
至也如孔子則不然。秘曰通制漢儀得隨
時之義而揚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
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明揚之志不隨
莽改作也。光曰二生所守三王之禮而叔
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當委已而
從之安得自
用其道也。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

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

知聖而不能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

之。秘曰用其人。當從其道。從之則棄其所習。光曰習謂

逆其所順。光曰順謂情志所欲。彊其所劣。光曰彊其亮

難捐其所能。咸曰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
彼所順者非道故當彊之。夫子所劣者非彼
所劣者是故當彊之。秘曰既從聖人之道則
者不德故當捐之。秘曰既從聖人之道則
諸侯習其異聞者棄之順非而澤者逆之劣
於仁義者彊之以攻戰聚斂為能者捐之是
之謂能用之。光曰捐與專切能謂心所素
有衝衝如也。逆闔之貌。非天下之至德孰能
用之。咸曰衝衝猶多也。言諸侯如是者多矣
有天下之至德至道誰能用之哉。光曰李
宋吳本皆無德字音義稱天復本有之。今從
之至德謂至。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
明之德也。

載而惡乎之

欲知載道術何所之詣。祕曰

之後世君子

許來哲祕曰與諸後世之王者

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曰

賈如是不亦鈍乎

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

之。不售。光曰賈音古言行道者貴於及身

鈍曰眾人愈利而後鈍

咸曰邪道苟合久而

之利不聖人愈鈍而後利

咸曰正德不偶久

利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關百聖而不慙

不荷合久而利博。光曰言關百聖而不慙

天地而無所愧。光能言之類莫能加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貴無敵富無倫

所不利孰大焉。祕曰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

矣利及萬世非大而何。或曰孔子之道不

可小歟。嫌孔子大其道故曰小則敗聖如何

祕曰小道害聖如何字今從李宋吳本曰若

義曰天復本無如何字今從李宋吳本曰若

是則何為去乎

咸曰言不見用則已何去魯

可小則所如不合

曰愛日

急於行道

曰愛

日而去何也

咸曰言欲及時施道則止魯可矣何去之。祕曰去魯。光曰

留魯而化之

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

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慝

觀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政諫而不用於是遂行。咸曰孔子相

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中女子好者

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

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授

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

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歌桓子

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

我以羣婢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

也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

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雉噫然歌之而去者

蓋不能飽食安坐慝觀庸邪之樂欲愛日汲

及於施道也。光曰宋吳本作不用。雉噫者

今從李本無雉字。正與政同。慝一蓋反。季桓

世衛

子路

曰

愛

日

可

小

則

所

如

何

必

去

父

母

則

收

効

彌

遠

不

用

噫

者

吾

觀

也

齊

人

歸

魯

齊

人

懼

而

遺

魯

君

季

桓

於

政

事

子

路

而

師

已

送

之

之

三

日

不

聽

可

乎

歌

曰

彼

以

死

敗

優

哉

曰

孔

子

亦

何

我

以

羣

婢

故

也

雉

噫

猶

歌

謂

女

樂

也

言

為

大

夫

豈

可

庸

觀

由

此

觀

道必不行於魯故及及去之或曰君子愛日乎子必如

夫乎愛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

道道秘曰仕則欲道之行居則欲事不厭教不

倦焉得日日不暇給咸曰言不廢或問其

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

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秘曰孔子言殷因於

禮矣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曰

聖人之言天也咸曰聖人之所言者天命也

而損天安乎秘曰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

者非天意也光曰聖人之言繼周者未欲

泰平也咸曰妄忘也天似未欲天下之平而

因暴而得之也秘曰秦不如欲泰平也捨

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暴秦之繼周王莽

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咸曰佗道謂邪道

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而立

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至矣今註辭殊不據文釋之但引王莽比秦似非

正文之意夫王莽篡也而秦并天下其可謂篡邪秦與王莽暴則同矣而其所取異焉

秘曰如秦之意亦欲泰平也赫赫乎日出之

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

也秘曰羣目非日光無以辨色羣心非聖道無以表正○光曰渾戶昆胡本二切目因

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聖道然或問天地簡

後能有知渾渾廣大疏通之貌

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難了○咸

曲也○秘曰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

散而難通○光曰支離猶扶踈繫多之貌

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朗然事得簡

易○秘曰五經分散各有科條使人公波已

計源然後知聖人之道法天地之簡易也

簡已易焉支焉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

咸曰言天地之道闢闔舒慘是亦先委曲經

營而後至於無為五經之文浩博秘奧亦先

委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其已自簡已自

易則安用支安用離○秘曰已達聖人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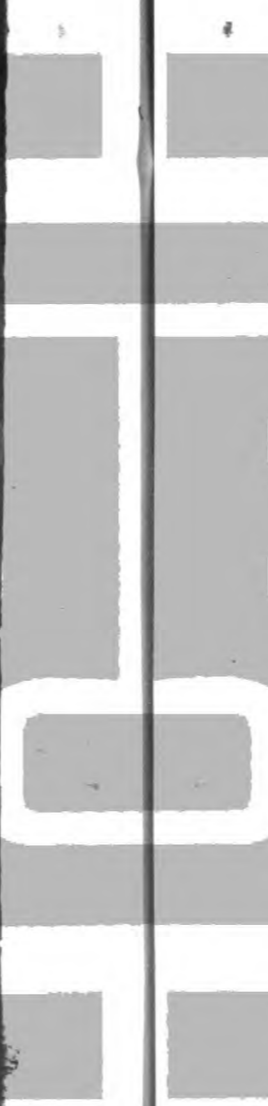
何支離之有○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

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

者所以明道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秘曰

世宗皇帝

一



取之如單於人有近益而所藏不多仲尼神

易

九

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

鳥獸裕如也取足○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

六子而生萬物者也○聖人之道神明之道也

得其小大各有餘貌如不用也神明亦未如

物無窮裕如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祕

之何矣曰神明有所固背之而不用亦猶草木鳥

獸斷之齧之使不得遂其生雖神明亦無如

之何也○先曰頑石朽木造化所不能移昏

君愚人聖人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能

所不能益國曰無事不通若此則史

占之聖○祕曰孔安國曰無事不通謂之聖

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以聖人

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

大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

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祕曰以天占

人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以

知天意也○先曰史考察象數知人事或問

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違或問

星有甘石何如善於占星晉志曰諸侯之史

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曰在

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曰在

德不在星德隆則畧星星隆則畧德也咸曰

也猶影蔽之也隆尚也言隆尚於德則影蔽

世德堂刊
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之隆盛亦規
德而已○光曰畧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
星從而祥星崇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
則德從而壞
人○賢者志大之謂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
尚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光曰聖人之
曰治禮義則餘無不治者所以為大
言遠如天天懸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賢人
人設教施令而人不能究
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鑒○光
曰山川高遠不可及地雖近亦承
天而瓏璣其聲者其質玉乎玉之瓏璣其聲
時行瓏璣其聲者其質玉乎亦猶君子清玲
其德音○祕曰諭遠近之美孟子曰玉振也
者終條理也○光曰玲瓏末吳本作玲瓏今

從李本瓏璣紅切璣音靈聖人矢口而成言
質美則聲清德充則言善
肆筆而成書肆恣也放口恣筆動成典訓爾
肆正也肆操也○祕曰矢放也
雅曰矢弛也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
郭云弛放也
可盡性與天道○祕曰所以遠如天○光曰
聖人縱心所欲皆合於道不可殫盡言
深遠周之人多行貴尚德義仁人得行其道
也○咸曰正文但云周之人
是統言衆人矣而注為仁人待行其道况衆
人者非能行道若以為仁人則又與正文相
反非揚旨也此蓋言周盛王道禁網疏闊商
賈之人皆得謗議於市故衆人略無諱忌所
行皆秦之人多病道屈沈也○咸曰以道屈
可爾

道可沉哉此言秦法刻密偶語者棄市所行
忌甚多衆庶之人無措手足動則見病爾行
有之也病曼之也之行有之者秦無道也○咸曰注
殊不解行有之病曼之義但云周有德秦
無道即未知行有之病曼之果何語邪甚非
謂矣夫行有之者謂他人所敢行天下或有
之或無之惟周之人所敢行者天下皆有之
言多也病曼之者曼長也言他人所病者或
作之或愈之惟秦之人所有病者天下長然
言無愈時也○秘曰曼無也多行樂於事業
而不壅也多病困於刑罰而不蘇也周人所
以多行者由君存而有之也秦人所以多病
者由君視之如無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
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光曰行下孟切曼
莫半切周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以教之

也秦則無無周之士也貴道秦業隆故尊貴
之故多疵病○秘曰周之士以德行道藝而
用賢為貴○秘曰周之士以德行道藝而
升之所以貴○光曰閑於禮樂故可貴秦
之士也賤賢道否人卑故窮賤○咸曰言秦棄
法而責成之所以賤○周之士也肆肆放任
光曰習於刑名故可賤○周之士也肆肆放任
義行○咸曰古者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
皆得獻詩以諫言周無所忌故臣下皆得肆
縱直言○秘曰肆猶縱恣也縱秦之士也拘
行公道○光曰優游仁義之間秦之士也拘
拘制曲從不肆正道○咸曰此謂秦以忠諫
為妖言或皆族之故臣下無敢議事而拘忌
○秘曰拘拘束於法○月未望則載魄于西

光曰動為文罔所制○月未望則載魄于西
世惠堂刊
陽子卷六
三

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出於西而漸東滿。○光曰：魄當作朏，明也。明始於西而漸變。既望則終魄于東。○光曰：按周書召誥曰：惟丙午朏，傳云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載生魄，傳云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則朏為明，魄為晦矣。夫月未望者，即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朏于西，夫月既望者，即始生魄之時也。正文故曰：既望則終魄于東。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也。而註文隨誤，強解以魄為光，恐失其義。○光曰：明在於東，成魄之終。其朔於日乎。迎朔也。言為人臣終始盛衰向咸曰：朔向也。夫日行遲一歲而周天，月行速一月而周天，故月之行終始皆向日也。非有

迎日之義，其上下弦之時，行度近日，所以光損而未盛，及夫月十五日，其行度遠而與日相對望，所以光滿而明也。猶臣之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揚子上言周秦之士，故因論日月之分，以明君臣之道。當然而秦不然也。○光曰：朔音素，月迎日而有光，猶臣賴君而有功。彤弓，黼矢，不為有矣。○咸曰：周之制，諸侯得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百，茲矢有千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頗失君臣之道，則安所用忠而得賜於彤矢哉。故曰：不為有矣。注謂以論有君無臣，不連上文失之也。○光曰：臚落胡切。與茲同形，弓茲矢人臣之也。受彤弓，茲矢之賜，未可自謂已功，恬而有之。雖

也晉平公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
 師曠曰管仲善斷割隰朋善煎熬賓胥無善
 齊和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
 之亦其君之力也樂羊拔中山返而論功魏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聆德前世清
 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
 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
 古則殷鑒不遠○咸
 曰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
 之為君者辨聽周秦之疏闊刻密明視臣庶
 之行病拘肆則為鑑之道無近於此矣○光
 曰李本聆德作聆聽今從宋吳本前世不可
 見故云聽臣民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
 今在下故云視
 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服曰畏此言畏猶心服而畏敬之也故畏敬
 於人則人亦畏敬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
 之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我欲仁斯或問
 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
 禮之拘難曰難故彊世好而禮者君子之所
 以彊之○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如
 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如
 跛而及之○光曰以其難故彊使遵之

夷侯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
 咸侯曰
 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傳曰貴
 不期驕而驕自至是夷侯倨肆不學而能人
 所易也總角之童哺啗其果亦易之也設乎
 禮道不難如驕啗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哉

禮道不難如驕啗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哉

○光曰夷侯若原壤者凡剪髮男角女羈謂
幼子也人之箕倨驕慢及幼子啗果皆其情
所欲何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生
必彊也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知之彊者習
學以至也雖為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
咸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而好禮也彊者言
人之所難用使而為禮也性與彊既皆由禮
是其為名於行禮同也蓋因上文彊禮之論
故於此誘之爾註以生知習學之義別為一
段解之非謂矣○光曰人或性安於禮或自
彊以從禮及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
其成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
弛或曰何謂也曰撒之而已矣人良在撒格
合○咸曰周禮謂撒為正弓之器也言弓之一
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撒正之也人之

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禮制之也川
此亦因上文而為之言○光曰撒居影切川

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檢形以喻禮教

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
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

患也○祕曰川無防則水為害器無範則人
廢業禮教失則禍亂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

不鬻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築牆
於市經營官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

言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
成莊楊蕩而不法咸曰莊周楊朱之墨晏儉

也莊楊蕩而不法咸曰莊周楊朱之墨晏儉
而廢禮咸曰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儉

而廢禮咸曰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儉
而難遵晏謂晏嬰也禮曰晏子祀其

世德堂刊 易子卷六 五

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申韓險而無化。

冠以祭，是皆不中禮也。申不害韓非之法，鄒衍迂而不信。

傷於險而無教化，鄒衍迂而不信。承信。不可。曰鄒衍之術，推天地未生及海。

外山川之事，迂誕而不可信也。聖人之材，天

地也。覆載與天地合其德。祕曰：次山陵川

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

物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咸曰：班

品揚亦以人分較為三等矣。上聖人如天地

也。中賢人如山陵川泉也。下庶人如鳥獸草木

木也。夫人之不學，以勉為賢，則鳥獸草木之

流矣。有肯哉。揚子之言。祕曰：衆人也。語曰：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

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光

曰：依於山陵川泉，以自生，所得彌小。

先知篇。咸曰：聖人之哲動則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謂鼓舞中

和之發在哲民情。哲智。祕曰：五行傳曰：哲

偽無不先知。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光曰：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

先明民情，政在。誤先知。祕曰：聖人達于事幾，吉

先明民情，政在。誤先知。祕曰：聖人達于事幾，吉

化○光曰論
為政之道

先知其幾於神乎也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

光曰幾音敢問先知曰不知悟則先知非問

知之所及○祕曰知其道者其如視舉目忽眇

絲作昞眇絲遠視也○咸曰忽輕也眇細也絲

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絲遠之

物皆炳然而見也注從其如視隔為一句復

以眇絲為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光先甲一

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祕

也甲者教令之始也夫明

王之道先令後形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

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先一日易也後

故曰後一日以廣而論之也諭之而尚犯則犯之

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農

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以易稱先

甲三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獨取甲庚

者以甲木主仁而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

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犯之前先

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難也如當已犯之後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

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或問為政

有幾幾要也欲知為政善惡曰思斁斁厭也

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或曰斁音亦

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王

咸曰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召伯述職

蔽芾甘棠其思矣夫祕曰周公旦攝政三監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也故

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

其樹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皆其思矣

光曰召實詔切非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

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

曰齊桓公既伐楚而欲徑從陳陳不欲內之

故執袁濤塗僖公四年左民無斁之文揚

據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

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

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

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

陳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也不脩其師而

執濤塗古之人討則不嗚呼從政者審其思

然也光曰內音納嗚呼從政者審其思

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光曰何曰老人老

世德堂刊

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

思為政如此人所思也。祕曰若汗人老慢

光曰祕曰汗辱也。○屈人孤曰屈窮。○祕曰病者獨

所養曰無死者逋葬。○光曰逃棄不葬。田畝

荒杼軸空之謂斲民厭苦也。○祕曰使人為

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咸曰欲曰使之利其

仁樂其義咸曰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樂則

利彌廣合宜為義則其樂無窮。○厲之以名

光曰仁義者顯榮故利而樂之

引之以美咸曰以名譽而勵勸之以美使之

陶陶然之謂日新咸曰如是則民欣欣然無

日新。○光曰陶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

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光

不能宣布吏善而政惡二勤也得行其志

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駢並也禽獸食人

之食土木衣人之帛光曰衣穀人不足於晝

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穀人君苑囿禽獸故

穀人君苑囿禽獸故

士木衣綈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聖人文質

者也。因人才質刻而畫之無乃不可乎。○祕曰：因其

人為禮樂制度以文飾之，故有別也。註：謂因

人才質刻而畫之，無乃不可乎。○祕曰：因其

質而文之。○光曰：質者為政之大體也。質既

美矣，又須禮樂以文之。周書曰：若梓材，既

勤樸斲，惟車服以彰之。○祕曰：五車十二衣

其塗丹雘。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祕

曰：藻色謂文物也。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詠

彰明上下之體。○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

曰：和鸞玉佩，五音六律，以揚之。○後世。○祕曰：須

皆所謂文質者也。○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

不鏗，鍾鼓不聒，吾則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

得觀聖人。○祕曰：聒，鐘鼓之聲也。取與隱聲

相近，隱，言皆聲也。此皆謂質野無文而已。○

光曰：李本吳本，取皆作聒于粉切。說文云：聒

有所失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聒，音云耳中聲

也。今從之。言聖人事業，或曰：以往聖人之法

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言當

隨時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祕曰：漆膠類。○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

載其德光顯後世。○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

不鏗，鍾鼓不聒，吾則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

得觀聖人。○祕曰：聒，鐘鼓之聲也。取與隱聲

相近，隱，言皆聲也。此皆謂質野無文而已。○

光曰：李本吳本，取皆作聒于粉切。說文云：聒

有所失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聒，音云耳中聲

也。今從之。言聖人事業，或曰：以往聖人之法

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言當

隨時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祕曰：漆膠類。○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

盛衰焉

咸曰觀其盛衰以為之

昔者堯有天

下舉大綱命舜禹

咸曰大綱猶大道也禪位於舜禹孟子所謂天與賢

則與賢也

○秘曰大綱皇綱也堯命夏殷周

夏殷周

屬其子不膠者卓矣

卓遠○咸曰夏殷周屬其子孟子所謂天與子

則與子也○秘曰卓然

唐虞象刑惟明

彰矣

○秘曰畫象也何休曰孔子曰三皇設言民

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凶刑揆象加漢

文令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

異章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

二期於存公

不恤私也○秘曰五刑之堯親九族協和萬

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

矣人君之跡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禮

樂征伐自天子所出秘曰道春秋之時齊晉

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

相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

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

者蓋前王與之爾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

征平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實與者謂孔子刪書而序文侯之命無
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或曰人
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
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服肱也綱導
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
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
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
執契而已或苦亂苦患或人以
曰各有司存或苦亂任有司苦患其紊亂

曰綱紀綱紀然後綱目正○秘曰提其綱正
至於庶人上下相承曰惡在於綱紀音烏下
如身使臂臂使指曰惡在於綱紀音烏下

同曰大作網小作紀網賴綱紀君任輔佐○
諸侯為一國之綱卿大夫如網不綱紀不紀

謂失綱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網無網
紀之任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網無網

正君無股肱國不治秘曰王者之教化或
也仁廉禮義為其綱以糾之則百辟自正

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秘曰管仲請

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

後治人之謂大器

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

必籠杳群疑之表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

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坫然後獲安○

秘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

為器器出於是大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

以禮正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

國哉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覺察其人考其勳

績也○光曰工巧則績善工拙則績惡言當

先正其身或曰為政先殺後教使民畏威然

然後正人教後可曰嗚呼嗚呼駭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

春而後秋乎為政先令後誅以成治吾見玄

駒之步玄駒也雌子也雉之晨雉也晨雉也化其可以已

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順

春秋自然之道先教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

若天道牧之而已譬如蠶之能行雉之晨雉

虫之微者非教化之所及所以然者天道自

然先化之耳斯為政所以先教也步行也崔

豹古今註云蠶曰玄駒光曰宋吳本已作成

今從李本蠶出蠶而行雉之朝雉皆春候也

矣哉

感陽應節自然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順

矣哉

感陽應節自然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順

矣哉

感陽應節自然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順

矣哉

感陽應節自然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順

矣哉

感陽應節自然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順

矣哉

感陽應節自然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順

矣哉

感陽應節自然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順

矣哉

感陽應節自然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順

矣哉

感陽應節自然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順

矣哉

感陽應節自然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順

易坎險為刑而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刑言險是不可顯示於人此聖人深旨也
爾雅曰坎律鎗也郭云易坎卦觀德則純觀刑
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觀德則純觀刑
則亂秘曰觀德則民生歸厚故象龍之致雨也
難矣哉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
乎難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
道化行也秘曰言龍非其然乎真龍然後
後雲行雨施若大旱非有傳說賢明之實者
豈能為霖雨哉光曰言非龍也為政者當
務實不可以或問政核咸曰核實也問為政
文飾致治或問政核之實光曰核下華
切謂精確曰真偽用真人真偽則政核善善
得其實遠佞偽真偽則政核善善

真人顯惡惡著則佞偽息真偽審則政事核
也秘曰真真而偽偽則政得其實光曰
真偽真偽當作真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
真偽偽古書多然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
不核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秘鼓舞萬物
曰真偽而偽真則政事不寔鼓舞萬物

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風鼓舞

萬物君以號雷不一三令風不再秘曰雷

令制御萬民雷不一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

發則羣蟄皆起雷收則羣蟄圯戶不主於一

者也春風至則萬物皆生秋風至則萬物皆
落不俟乎再者也猶王者號令一出天下大
同大同則何一之有一出則何再之有光
曰一再言其少存雷隨風乃聖人樂天
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眾聖人樂天

易子卷六

知天命遇與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

否皆樂焉咸曰言明道立教使天下皆成其

之器者也器猶陶甄者隨小大而制之

曰陶者無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

人不成君子光曰宋吳本樂下有天子字今

從李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咸曰故仲尼惶

孟子區區於齊梁之間者蓋此也遁離者

秘曰所謂樂天光曰離力智切

是聖人乎秘曰倭隱行怪非聖人歟

之不才其外君之不才其民

野矣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

使子草律載設也草初也

弘恭與石顯皆少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漢宣

元朝專律令時詭辯以中傷人光曰恭習

律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咸曰陳湯字子山漢

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決於湯湯明法令常

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光曰湯善草

奏曰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劾論語云聽

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甄

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咸曰和謂

坯孰燥也坯慢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

之和不則不成器為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

治○咸曰孰破瓦又破甕也坏恇恐也言陶
法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而不能成○光
曰宋吳本坏作坏今從李本(甄)居延切(甄)五
詩切(甄)鋪回切坏上疎慢不黏也言甄者和
士剛柔之齊太剛則破裂太龍之潛元不獲
柔則疎慢治天下亦猶是也
其中矣悔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是以過
中則惕過其中則夕惕也上不及中則躍九四
卦之下不及其近於中乎二五得中故有利
中故躍淵其惕躍故近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
○秘曰聖人之道中道也不及則未不及則
故於乾於日無不在中

過則具日昊明盡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稅

之中賦也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平什一

大貉小貉○光井田之田田也謂古八家肉

刑之刑刑也是三千之屬田也者與眾田之曰咸

示均而刑也者與眾棄之咸曰示公法無限

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制

則興奢侈長僭亂○光人亦多不足矣僭亂

民多為國不迪其法迪而望其效效譬諸算

匱竭

乎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光曰算西管切欲
治而不用先王之治譬如無財而運筭終無益於富也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七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重黎篇

咸曰夫幾神之道一貫乎君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

言

業不同也又云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

一槩諸聖

邪或以聖人之道槩平之○咸曰或以

以聖人之道槩量之○光曰經譎重黎君聖

臣賢那乃其昌下陵土替天命不常得其道者不俟終日以保萬世也。○光曰論古今君臣行事望聖人者不若善始也。○論其要一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主司

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祕曰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

官也曆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即火正黎

也。○光曰重曰近義近和莽時亦復立焉聖直龍切下同曰近義近和莽時亦復立焉聖

王之立重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咸曰莽更名大司農曰義和義

與古殊矣揚故舉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其本而譏其殊。

黎置義和及義仲和仲官其所掌未聞或問

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

○咸曰註殊不明揚之百大非矣。○言升龍登思之。○祕曰或言黃帝三百歲或言升龍登

仙帝王世紀史記皆曰託也。帝假黃昔者妣氏有是言故問其終始曰託也。帝假黃昔者妣氏

治水士而巫步多禹。川妣氏禹也治水土涉山

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扁鵲盧人也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

而醫多盧。扁鵲盧人。○咸曰夫欲讎偽者必

假真。使人類信之。○光曰讎與鬪同。詩畫切。禹

世德堂刊 易子卷三 二

平盧平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歎曰

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或問渾天

光曰渾天曰落下闳營之鮮于妄人度之

各取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

下闳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

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咸曰漢落下闳

鮮于妄人歌壽昌算造圓儀以考歷度蔡邕

云名天體者有二家一日周髀二曰宣夜三

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

考驗天狀多所遺失政令官不用惟渾天者

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

揚子作太玄亦取象於渾天言渾淪而行故

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光曰宋吳本

作幾幾乎今從李木光請問蓋天欲知蓋天

謂象之謂作渾天儀其本庖羲氏立周入歷度

曰蓋天即周髀也其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

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

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曰蓋哉

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

旦或問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非一故

反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

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

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史記趙簡子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曰神怪茫茫若存若

亡聖人曼云實聖人無云小爾雅曰曼未沒

無也○光曰曼或問子胥種蠡孰賢咸曰伍

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三人曰胥也俾吳作

亂於闔閭使弒僚破楚入郢曰郢楚都也○祕

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

平王殺奢并殺兄尚子胥亡後奔吳知吳公

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

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

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

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六年楚昭王

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

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聽

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蔡伐鞭尸藉

館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祕曰吳

墓出其尸鞭之五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皆

不由德報父兄之耻於斯則無禮○祕曰自

非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於禮可去

卒眼之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

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

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

易

四

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以吾種蠡不彊諫

而山棲光曰責其不彊諫於未俾其君誦社

稷之靈而童僕秘曰越三年勾踐聞吳夫

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為未可而勾踐不聽

遂與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

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

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

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

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二臣蓋

強諫而又終弊吳秘曰勾踐後用范蠡計果

免此敗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

勾踐欲許之范蠡諫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

自賢皆不足邵也邵美○秘曰二子之從師

不足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

善○秘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以行終不

反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

讒之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言蠡遺種書

則不足可以合肥遯之義耳在易遯之上九

曰肥遯無不利○光曰策謂警之使去賢此

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光

但首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

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干越之劍者匣而藏之

不敢用是寶之至也况乃輕

世德堂刊

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祕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范曄曰夫為權首鮮或不及陳。或問六國並其已項且猶未與况庸庸者乎。

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祕曰韓

魏燕趙齊楚之六國並立其久矣。一盛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咸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皇帝。今言始皇三載而咸者蓋言稱皇帝後三年

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光曰按始皇十七

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滅時激地保人事乎。齊天下為一。今云三載闕。○光曰激當作激古堯切微

祕曰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光曰激當作激古堯切微

其可取。○光曰激當作激古堯切微

之時。○光曰激當作激古堯切微

祕曰問。○光曰激當作激古堯切微

人事。○光曰激當作激古堯切微

事也。○光曰激當作激古堯切微

於是遂強而蠶食六國。○光曰激當作激古堯切微

於修人事之効也。○光曰激當作激古堯切微

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

蟠保也。○光曰激當作激古堯切微

臣固守以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

梁二州為供事北以涇水之根為鹵地勢便
則申勢否則屈此地保也采事也書曰百里
采孔云供王事而已光曰宋吳本高山作商
山今從李本梁州蜀地也鹵掠也涇根謂義
渠掠其畜激時激曰問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
食以自資激時激曰問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
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云方比○咸曰賈誼
鞭笞天下言易也此云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者言六國與將相之勢方如木肉而始皇與
將相之威方如斧刀故以斧刀而伐木肉亦
易之矣此亦時激之道也○光曰始皇欲斷
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
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懦弱方如
因故始皇所以能兼或問秦伯列為侯衛
天下者適丁是時也

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為諸侯卒吞
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為諸侯卒吞
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為諸侯卒吞
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為諸侯卒吞

天下而報曾無以制乎秦自襄公始為諸侯

由孝公以來益疆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

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報王曾無畫

以制之乎○光曰報奴板曰天子制公侯伯

切侯衛畧舉九服遠近曰天子制公侯伯

子男也庸節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

侯各有節莫差於僭咸曰言五等之禮各有
其序莫僭莫僭於祭莫大於僭祭莫重於
於僭莫僭於祭莫大於僭祭莫重於
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天子得祭天地○則襄

世衣堂刊
文宣靈其兆也

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秘曰僭兆已

見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

音止曰時文

宣靈宗興廊密上下用事四帝

光曰廊而天

王不匡反致文武胙

宗尊也文公起廊時宣

時○咸曰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

之而吉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上於廊衍

史敦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廊時也

至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

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

事於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帝矣而周之微

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

何節之有哉○光曰宋吳本天王作天下今

從李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

骨咸曰肌喻遠骨喻近言當是之時周已衰

削而至報獨何以制秦乎巴父矣數世之壞

於近矣○咸曰周自平王下衰加

非一人之所支也○咸曰周自平王下衰加

將顛非一繩所維豈報王可制乎○秘曰周

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

昭

襄王五十一年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頃首
自歸盡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而
歸其君於周明年九鼎入秦周遂亡豈或問
赧之出獨能制之乎○光曰攘取也

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咸曰始皇名

王子也莊襄王卒政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

地巴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收上郡以東

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

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

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秦十五載而楚楚項

云二六載擅秦也○咸曰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二年卒胡亥立三

年為趙高閻樂所殺子嬰立四年十六日而項

羽號西楚霸王故楚五載而漢咸曰項羽為

云十五載而楚

命分天下後五年而定五十載之際而天下

歸於漢故云五年而漢

三擅天邪人邪咸曰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

下三專於人其天命曰具備有之也○秘曰

邪人事邪擅專也

定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

雖欲漢得乎咸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

輔王室而無患雖欲擅漢不可得也○秘曰

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

五等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為十二國

當是之時高皇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

得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

乎

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

乎

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

乎

故天下擅秦

卒終也之至也。咸曰蚩蚩無知也言六國無知皆危弱於周

徒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秘曰解朝

曰離為十二合為六七秦稱富強故六國之

衆皆為秦而弱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

擅有天下屏營猶經營也李周翰曰屏營迴

惶也。光曰音義曰屏音并謂屏營猶旁皇

失據之貌言六國與相陵弱周室適足為秦

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失其猷罷侯置

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秦失其猷罷侯置

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離。咸曰猷

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

無防微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睽乖也。秘曰

秦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諸侯力爭以弱見奪

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

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維城之固

則天下孤睽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

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

因矜其所習自任其私智姍笑三代蕩滅古

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

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光曰守手

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

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

相乖離殺守而為盜

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

天下擅楚

咸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

故專命改制諸侯王也。光曰宰

也。割擅楚之月有漢初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

也。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

山南漢中也。三秦維

翟塞也。咸曰項羽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既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既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
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
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
奴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
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嚮
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兼
之亦天也○光曰初與創同言周秦楚漢一
廢一興皆天命人秘曰獨問人事何也曰兼尚才
使然非專人事人秘曰獨問人事何也曰兼尚才
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咸曰兼用也尚
下也言秦楚漢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其
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於時
然所取之異故一忘一興此乃人事也○秘
曰雖人事亦須謹慎於時然後動也○光曰秘

兼才謂總覽天亦之英才右天不人不因人
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

不天不成天因人合應功業乃隆○秘曰天命亦

無所成天命天數皆天也書曰天之歷數在

汝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光曰天之

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或問楚敗垓下方

之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

死曰天也項羽為高祖所敗於垓下臨諒乎

信如羽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屈盡也○

能屈已以用羣臣之策群臣能屈已以悅羣
士之力故勝也○光曰羣策無能出漢之右
者故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傲羣策而自
策所制故曰羣策屈羣力

屈其力是惡也。威曰楚有一范增不能用其力故

敗也。光曰：傲，徒對切。既廢，屈人者克。自

屈者負負，言無私親，惟應善人。自取爾。天曷故焉咸曰：言楚之士自取爾。

何光曰：言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天主號

令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與廢何速也典主曰：言

秦雖兼天下楚雖暴立但為天掌其命以擇

賢主爾故其與之忽廢之速也秦縊灞上者

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

故謂之縊楚分江西者分散也羽與江東子

弟與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曰天胙

謂之西也。光曰：分謂身首五分。

光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令隕

越之令短。光曰：胙與祚同忒當作慝惡也。

明慝謂惡之顯著者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

虞三代咸有顯懿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黃帝

也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咸曰：天

階帝錄之義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明

主郊祀。且昭著在天福胙之為天地神明之主

其顯德。故享國長久胙古字作祚。光曰：宋

吳本作顯懿作顯德今從李本著在天庭猶

士德堂刊

云簡在上帝之心五帝三王以明美若秦楚

之德故為天所祚人所愛而久長

疆閱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於黎苗

字之誤也閱狼也胎籍猶暴侮也

闖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籍狼籍也

謂亂也

三正天地人也胎籍猶言淑擾也

黎苗九黎

來切躡也

恭○光曰閱許激切胎當作胎徒

子弟且欲

喪之亦咸曰子弟至親

廢未速也不道早亡○祕曰謂其

或問仲尼

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祕曰不

曰無土

言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

地可因

堯作土禹以舜作土

咸曰胎

當為胎

謂亂也

黎苗九黎

不

子弟且欲

或問仲尼

大聖則天曷不胙

胙主○祕曰不

曰無土

言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

地可因

堯作土禹以舜作土

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

因土以行化湯文也因

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

之土故不胙耳若秦楚之胙非所以為胙也

或問聖人表裏

表裏

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

或問義帝初矯

矯立○咸

懷王之孫心也胡亥三年沛公與項梁共立

為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陽尊之為義帝實

不用其命故云初矯

光曰矯舉也初舉兵

劉龕南陽

取也○光

曰龕與戡

項救河北

項二方分崩一離一合

羽

同音堪

世德堂刊

易子卷七

三

三

三

設秦得人如何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時
各歸一方當此之際設令秦尚有人復起如
何也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
如二方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關
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
共立之以從民望是矯也漢王始都南鄭屬
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羽都彭
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
之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
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韓信黥布皆
矣光曰天下怨怒莫為之用

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卒

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
其鋒銳如劍之立而秦欲再起南面稱孤以
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勿猶不也言不可也
○祕曰時是也韓信封楚王黥布姓英氏封
淮南王二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鬪立功使左
右劍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以而見戮無乃勿
為王其愈乎劉昭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
帶劍故蕭何劍履上殿是也光曰信布以
匹夫杖劍自立雖躡貴而或曰勿則無名如
禍辱隨之不自始者勿為
何咸曰言不然則為秦曰名者謂令名也曰祕
夫貴名者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咸曰令善
善名也咸曰令善
言所謂名者宜立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
忠以為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為之逆矣

矣可謂善哉○祕曰二王皆忠或問淳于越

不終而躬為反逆焉有令名也

曰伎曲咸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謂始皇

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

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

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請問曰

如何而揚以為伎曲言有伎有曲也

周伎曲曰始皇方虎捫而梟磔噬士猶腊肉

也越興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

也越興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咸曰虎

捫梟磔言暴也噬士猶腊肉言酷也與起也

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舉其

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可撓可謂有才伎也

○光曰宋吳本越與作越興今從李本捫音

列磔陟格切仕無妄之國乾道四德而秦世

稱之者蓋無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失

行於世詎免乎災青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

道天命不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撓自令之

間而不違可謂曲矣撓時榮也自令與始皇

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違去也言秦亡道如

或問淳于越

曰伎曲

為枝輔

田常六卿

而能長久

如何而揚

周伎曲

也越興亢

也越興亢

當是時

眉以言

○光曰

列磔

稱之者

行於世

道天命

間而不

亂也自

受其亂

城旦撓

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

每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取於井幹闕下茅

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

其母迎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

未辯歟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

揚子云蔡生未知孰是咸曰亨當作烹字

之誤也言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烹

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能善辯使其都咸陽

以免其殺光曰幹音韓乘繩證切亨與烹

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先謂井幹謂始皇殺

諫者二十七人積屍闕下如井幹之狀言茅

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其辯曰生捨其

也蔡生不能移項羽或者未辯歟

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

咸曰生謂韓

作沐猴亨亦當作烹也項羽既殺子嬰燒其

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

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秦皆

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

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

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

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為沐猴
雖見烹亦宜矣○祕曰生既知羽如沐猴捨
而去之可也乃謂人明言其沐猴而見烹不
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遜也○光曰言蔡生
知項羽暴仇素不為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
從而訕之是自有沐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
其身而後動易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劇虎
其心而後語

世德堂刊 易之卷七 夫

牙矣

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劇

所諫皆逆其意而許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

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

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光曰許居謂

切○音磨直數其惡是逆許歡之以孝入之

以忠是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

順守

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

秘曰甘羅甘茂孫

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以

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平周勃皆十

二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光

曰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

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

天才自然發其神心

無假祖父○秘曰入

然也○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

之生天與之才譬如茂良非假父祖使之或

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教倉說齊罷歷下軍何

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

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

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

其身而已○咸曰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

之衝又願收取榮陽據教倉之粟又說齊王

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通所說

忌其憑軾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

濟王疑食其賣已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

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
之於衰周孟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說人
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蓋耻之也
○祕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
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說以辯於人不亦幾
乎脂鼎哉○光曰幾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
志則可矣若恃其辯欲或問崩通抵韓信不
能以欺誘它人此危事也
能下又狂之鼎曰崩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
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抵擠也謂其談
說若擠排使之○光曰信既不用其策又陽
狂為巫言**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
亦未辯
無熾熾也**曰熾可抵乎**祕曰熾熾熾也言若設熾
熾之詐謀以動之其可抵

乎○光曰**曰賢者司禮小人司熾况拊鍵乎**
咸曰司伺也拊拍也言賢者伺見禮制則動
小人伺見熾隙則作况拍去關鍵乎○祕曰
司主也賢者所主人事使人惟禮是視不為
小人熾熾之謀况信拍鍵而閉之乎言不可
為也拊拍也鍵鍵箭光曰拊音撫鍵其輦切
鍵箭是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釁隙
則抵之抵熾猶不可况閉乎**或問李斯盡忠胡**
亥極刑史公語**忠乎**謂盡忠乎**曰斯以留客**
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至作相祕曰李
以為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宜矣而二世夷其
蔡人也斯嘆曰吾以忠死宜矣而二世夷其
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遂留之以至

世德堂刊 易子卷三

丞相言其信重。光曰：因上書留客，用狂人

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

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

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

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

皆非忠直。光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

所用其霍忠，請問霍光忠乎？曰：始元之初，

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

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郡國

推酤關內鐵於，是利擁少帝之微。立年八歲，

復流下庶人休息。

政事一決光班，摧燕上官之鋒。明年燕刺王

固曰：擁昭立宣，摧燕上官之鋒。明年燕刺王

旦上官桀等謀反，皆誅滅。處興廢之分，昭帝

之班固曰：摧燕王什上官，處興廢之分。昭帝

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立

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光白

太后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堂堂乎忠

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堂堂乎忠

難矣哉。祕曰：光茲數事之忠堂，堂乎它人之

詔宋吳本作始六之詔音義曰：天復本作始

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號也。興廢謂廢

昌邑王立宣帝堂，勇貌言此皆至顯不終

矣。顯光之於社稷之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

于衍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為后
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
終至棄市。光曰光知妻顯為或問馮唐面
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終矣

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祕曰馮唐為郎面對
文帝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
也信文帝不能用乎。光曰頗滂禾反曰

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
牧曷不用哉祕曰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
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德聞之士則

於德又何如。光曰罪不孥上罪其身不官
曰問文帝之德。光曰罪不孥收入妻孥

不女出官人嫁之館不新仍舊陵不墳葬於

因山不起墳或問交曰仁祕曰仁者不棄其交。光曰惟仁人之交不以

利勢而問餘耳陳餘曰光初有始無終。祕

以德義勿頸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初竇灌

曰凶終田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

交雖不變其初然終以朋黨陷於或問信曰

不食其言食偽。祕曰孔安國請人曰晉荀

息祕曰僖公九年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

世德堂刊
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
以忠正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
里克殺奚齊卓趙程嬰公孫杵臼公祕曰晉景
子荀息死之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杵臼不死
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杵臼不
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
趙武也子雲稱履信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
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也曰
原屏將為亂藥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
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勲而無後為善
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
立曾不逾歲謂之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此章
遺腹遷之妄也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
不食言之德○祕曰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
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

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
塚廣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譏
之者譏穆公也至三問義既聞諸賢之信曰
良則不食其言者也
事得其宜之謂義 義者得死生之宜也若程
嬰杵臼兼乎信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
之信蹈義則未也○咸曰行而宜之謂義
言仁智禮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
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
已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
陳乾昔死其子曰以狗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
弗果殺茲得其宜也○光曰程嬰自殺以
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
或問季布忍焉可為 祕曰季布楚人也項籍使
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

世德堂刊
易子卷七

三

祖購求千金困迫乃為奴賣與魯朱家○光曰季布勇者乃至髮鉗為奴安能忍耻如此

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乃忍辱貪生者退必以禮義○光曰有才能自惜其死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

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咸曰言

明哲者見於未萌識於未兆觀項羽之庸烏肯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是則當其急也安可避耶○秘曰不終項仕猶言終不仕項言項羽不師古而奮私知謂之明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明主而終仕之安避其難○光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

早去之若終仕羽敗或問賢曰為人所不當死之復安所避乎

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顏淵簞瓢

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

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咸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况

以韋玄不亦甚哉○秘曰顏淵之賢備躰之賢韋玄之賢未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

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

俱盡至賢之道哉○光曰李宋吳本無成字音義曰天復本作韋玄成今從之顏淵黔婁

安貧四皓輕祿位而重禮問長者曰藺相如韋玄成讓爵皆人所不能

伸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

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伸理於秦

樂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城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歛之也朱家以季布

有阨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一人

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又人

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

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光謂塗當作渝變

也或問臣自得也咸曰忠而正乃臣之自得曰

秘曰揚恐不諭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舉其人以明之

衛將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

時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曰禪為人謹慎目不逆視數十

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當在獄中吉嘗救護

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請問臣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

自失咸曰邪而私乃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

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

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田廣

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田廣

世得宣天 不揚 卷一
名爲宣帝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韓馮翊
名延壽想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儀爲姦而
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或問
人殺侍婢圍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
持滿曰掇歌 歌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
猶抑損之也言持滿者當自抑損以正其歌
不然則覆矣○祕曰掇亦持也魯桓公之廟
有歌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歌中則正滿則覆
持滿盈如持歌器也○光曰李本無歌字今
從宋吳本楊王孫保葬以矯世 悼厚葬也○
掇於革切學黃老之術報祈侯曰蓋聞古之
孝武時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
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
吾是以保葬將以矯世 曰矯世以禮 祕曰若
也○光曰保郎果切

儉喪過 保平如矯世則葛溝尚矣 古者未知
平哀 死則暴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
事復尚爲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
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
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乎當以保
乎若欲爲已甚以矯世則莫若或問周官曰
效古葛溝者爲上矣何以葬爲
立事 咸曰制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左氏曰
品藻 咸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否
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矣 太史遷曰實錄
不虛美不隱惡○咸曰遷採春秋尚書國語
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略未盡品
世德堂刊 易 卷一

藻之善故揚雄稱實錄而已蓋言但能實錄
傳記之事也○祕曰本傳曰自劉向揚雄博
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
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
不隱惡故謂實錄蓋言其序
事而已○光曰記事而已

立傳
矣曰
米曰
官曰
萬曰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七

年東
劍與
則半
收敵
址俱
萬新
向矣
古善
未



